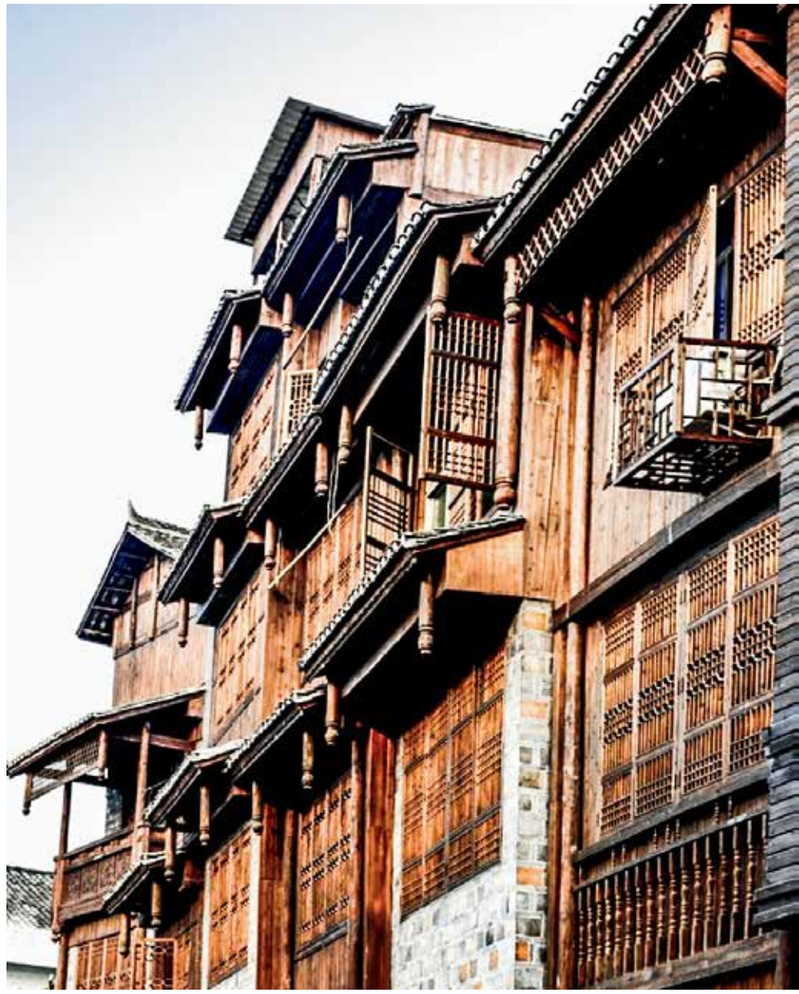
编辑 _ 朱诗琳　设计 _ 刘文杰





春行蒿里冬烹茶，舌间五味是故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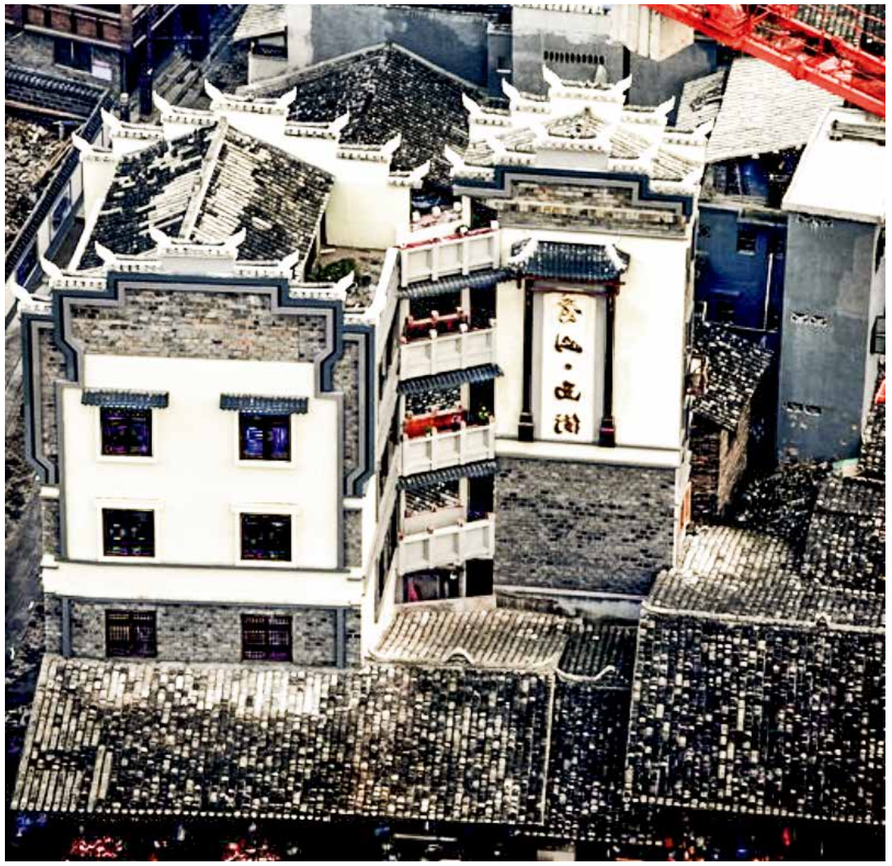
文_杨思哲（本刊特约记者）

我的家乡是重庆东南的秀山，位于渝、湘、黔交界处。这个边陲小城因沈从文《边城》而闻名。离家十余年，对我而言，小城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承载着我前半生回忆的载体。每次走在秀山的街道上，当清风拂面、花香扑鼻时，周遭事物似乎也在时光中倒带，把我从现实拉回了从前。

西街位于老县城的西部，曾是秀山的经济文化中心，也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。十多年前，这里还和很多没有开发的古街一样，拥有鳞次栉比的木楼和庙宇，风雨在青石板上雕刻时光，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。儿时，我无数次在这条路上追逐奔跑，探寻着寻常巷陌之中的故事。

编辑 _ 朱诗琳　设计 _ 刘文杰





岁月冲淡了记忆，但故乡的味道仍是唤醒我心潮的密钥。

家乡地处三省交界，又是土家族和苗族的聚居地，与两江交汇的重庆主城流行的火锅文化不同，家乡的味道融合了不同地域和民族特点，孕育出独特的风味，伴随四季更迭又各有特色。

从故乡的饭桌上就能看到四季。春天，万物生长，田间地头的野菜便成了餐桌上的主角，而年前的腊肉已在柴火灶前熏制完成。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为春社，“万家年后炊烟起，白米青蒿社饭香”，用野菜和腊肉做成的社饭便是最能勾起我记忆的故乡美食。奶奶会在清早去田间，摘取最新鲜的野葱和野蒿菜，洗净切末，与腊肉丁、豆干丁在锅中碰撞时，如同强烈的化学反应，产生滋啦的声响，迸发出浓烈的香味向我猛袭过来，胃自然也就缴械投降了。此刻下米饭快速翻炒，社饭便可出锅了。完成这青白相间、芳香四溢的“艺术品”时，奶奶的脸上从来也藏不住喜悦，回头看看柴火灶台前站着的是早已迫不及待的我，拿过我手里早已捧着的碗说：“来，先给你舀。”

每到寒冬腊月，最挂念的莫过于辣茶。这种家乡特有的食物只在街角小摊出现，蜂窝煤炉上煎熬着本地土茶，坐下取一小碗，加上葱末、姜米，掰两片小米锅巴，撒上几粒炒黄豆，再用滚烫的茶水冲开，其味既有茶的香醇，又有少许葱姜的辛辣。在寒风凛冽的严冬，嘬嘴喝上几口热腾腾的辣茶，身上便会起一层薄汗，寒气也被逼走了大半，鲜香的茶汤把香脆的小米锅巴和黄豆送到进胃里，更是多了一份心满意足。

十余年前，求学之路分离了我和家乡，之后便很少能回秀山了，偶尔回去在街上走一走，甚至还迷过路，站在陌生的地界无奈地摇头摊手。终于，对家乡的认知还是敌不过水泥浇筑的速度。

倘若再过十年，我是否会感伤没能在儿时玩耍的小巷重建之前赶回去看最后一眼？是否会抱怨当初没将街旁小吃仔细品尝个遍？是否会遗憾没能和家乡一同成长？想到这里，也只能重寻记忆里模糊的方向，换个角度去感受时代赋予这座小城的发展、变化与希望。

曾经带着对外界的无限遐想背上行囊，以为每一段路都是通向美好的远方。虽在偌大的城市里得了住所，改了音腔，却只能怀念从前，回忆过往。

舌间五味，终是故乡。